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三〇六回 放群雄義動姊丈 周百靈親見賓朋

話說千里獨行俠鄧飛雄與吳占鼇對坐吃茶，談心敘話。鄧飛雄說：「賢甥你要問我，自從與你等分手，我逃至潼關外，在八卦教裡存名。我後來倒反佟家塢，改邪歸正，跟彭大人當差，現在保舉了游擊。前者，彭中堂跟白天王合約，定於百日內來破木羊陣，因知此陣奧妙無窮，甚為難破，頭一次有大人手下辦差官來看了一回陣，後來打了一回陣，死了一位差官，又請出紀有德三探木羊陣。現在一訪問，知道此陣是周百靈所擺。前天有神手大將紀有德，同著碧眼金蟬石鑄、追雲太保魏國安、一位姓紀的，一位姓武的來到這裡，俱皆被獲遭擒。我今天來到這裡，也被刑器拿住，幸虧遇見了你，這是已往從前的實話。」吳占鼇一聽此言，說：「恩公，今天要不是見到我，定有性命之憂。我在親戚這裡居住，也不知外邊有這些事。我姊丈是賀蘭山金門寨金槍天王白起戈的掌朝太師，雖說在這裡不當差，也吃宰相俸祿。木羊陣實是我姊丈擺的，我可不知內中的情形。今日你老人家來此，我不能忘恩負義，我暗中先把紀有德、石鑄、魏國安、紀逢春、武杰放出來，交給你老人家，把他們帶回公館。你老人家在公館之內聽我的消息，我慢慢的設法勸解我姊丈，看他意思怎麼樣，他要願意棄暗投明，我和恩公再議妙計反正。我在暗中調停，總要把此事辦理好了。」

鄧飛雄一聽這話，心中想：「吳占鼇是個好人，我托他辦理就是。這俗話說得好，恩義廣施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冤家免結，路逢險處先迴避。」想罷又說：「賢甥，你我也不必客套，你先把那幾個人給放出來，我帶他們回到公館之內，等候你十天。」

吳占鼇說：「可有一件，這十天之內，你老人家千萬別叫人來，要有人來，被刑器拿住，我一個救不了，反傷了和氣。」鄧爺說：「就是，我說與他們，十天之內，必不許人來就是了。」吳占鼇說：「你老人家先喝點酒，等著我去放他們。」立刻叫家人擺酒，伺候鄧飛雄。

吳占鼇先來到藏蛇洞看紀有德。有德被人家拿住，不死不活，心中正在焦躁，忽見灶光一閃，進來一個人。紀有德一看，那天被拿的時候有他，便破口大罵，說：「你這些小輩，既把老太爺拿住，殺則存留，快給我個爽快。」吳占鼇說：「老英雄休罵，我特意前來救你。」過去便把繩扣解開。紀有德說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吳占鼇說：「我姓吳，現在有朋友來救你們，跟我走吧。一同到地牢，把那四位也救出來。」說著話，來到地牢。

紀有德說：「誰來救我們？」吳占鼇說：「鄧飛雄，他跟我原是街坊，又是親戚，論起來是我的舅舅，又是我的恩人。」過去把牢鎖打開，裡面碧眼金蟬石鑄同魏國安正在大罵：「好賊子，把大太爺拿住，不死不活，猶如地獄一般，倒不如一刀把我殺了。」魏國安說：「兄弟，你不必罵了，外面門響。大約是這狗頭來殺咱們，一死倒也痛快。」吳占鼇進到裡面，說：「二位別罵了，我來救你們。」石鑄說：「你放屁，你要殺就殺，何故來戲耍大太爺？」紀有德這才答言說：「二位別罵。」石鑄一抬頭說：「紀老英雄，你從何處而來？」紀有德說：「剛才也是這位把我解開的。」吳占鼇過去，把二人解開。又到兩邊地牢，把武杰和紀逢春放了出來。大家一通名姓，吳占鼇說明自己的來歷，眾人這才知道是鄧爺來了。

大家一同來到吳占鼇屋中，見鄧飛雄正在喝酒。鄧飛雄連忙站起來，說：「眾位受驚。」紀有德說：「若非是鄧兄來了，遇見你這位朋友，我等就如坐獄一般。這裡既然有吳莊主，我們可好辦了，大眾商議吧。」鄧飛雄說：「我已說好了，眾位喝一碗茶，咱們一同走吧。吳占鼇送咱們出去，這院子裡刑器埋伏太多，你我道路不熟。」吳占鼇立刻叫家人倒上茶來，吩咐備酒，留眾人吃了飯再走。大家用過酒飯，已交五鼓。吳占鼇帶領眾人，彎彎曲曲地出了周家寨，說：「鄧恩公！你老人家回到了大營，將這件事回明大人，十天之內，千萬要等我的回信。成與不成，我必給公館送信。」

鄧飛雄這才告辭，帶著五個人往前行走，不知不覺，天光已明亮了。鄧飛雄說：「紀老英雄，前者怎麼會被他們拿住？」

紀有德就把被罩子罩住的情形一說。石鑄和魏國安說：「我二人是被串地錦拿住。」紀有德說：「這周百靈實在有能為，他這些刑器埋伏，連我都看不出來。論刑器埋伏，我可算無一不懂，他刑器用的法則，是比我高明。」眾人說著話，正往前走，只見張文采和高志廣，帶著小白猿寶福春、小太保錢玉，四個人迎面而來。眾人趕緊過去問道：「二位意欲何往？」張文采說：「我二人正打算起身奔周家寨，因為不見了鄧飛雄，我等找了一天，你幾位在哪裡遇到一處的？」紀有德說：「鄧兄到周家寨，遇見了親戚，不然，我等也回不來了。」遂將上項事細述了一遍。張文采說：「原來如此，我二人因與周百靈有一面之識，原打算憑兩行伶俐齒，三寸不爛舌，順說他歸降，必要把他說好，免動刀兵。」紀有德說：「二位兄台瞧著辦吧，我在公館候信就是了。」說著話，眾人分手。

張文采等人來到周家寨莊門，已是紅日東升，家人問道：「二位找誰？」張文采說：「我姓張名文采，這位姓高名志廣，我二人特來拜訪周莊主。」家人一看是兩位儒雅先生，每位帶著一個小童，立刻回稟進去。此時周百靈尚未起來，家人便先去回稟吳占鼇。吳占鼇夜間放走了紀有德等人，自己心中盤算，明天我姊丈一問，我要說給放了，他准不答應。自己一夜也沒睡，天光大亮，喝下了兩碗茶，正在吃點心，外面家人來說：「現有張文采、高志廣拜訪莊主，莊主尚未起來，回舅老爺知道。」吳占鼇吩咐有請，家人出去，把二位請了進來。吳占鼇見過高志廣，卻沒見過張文采，只耳朵裡聽人說過。一看這二位都是儒儒雅雅的，帶著兩個小童。吳占鼇說：「原來是二位先生，請坐吧。」高志廣說：「吳賢弟，我二人今天特來拜訪令姊丈，煩勞賢弟給回稟一聲，我弟兄許久未見。」吳占鼇立刻吩咐家人待茶，說：「二位少待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這才穿宅過院，來到內宅。周百靈剛起來漱口，見內弟進來，說：「賢弟來此何干？」吳占鼇說：「外面來了兩位姊丈的故友，一位是高志廣，一位是文雅先生張文采。」周百靈一聽，趕緊來到外面，進了書房，見上面坐著高志廣，下面坐著張文采，這二位都是周百靈時常盼念之人，就說：「原來是二位駕到。」急忙躬身施禮。高志廣說：「賢弟久違了，我給你二位引見，這就是我常提的張文采。」周百靈說：「久仰大名，今幸得會，真乃三生有幸。今天你二位因何來此？」張文采說：「我常聽高兄說，兄台乃世外高人，今天特來拜訪。」正在說話，由外頭跑進一個人來，周百靈一看，有一宗岔事驚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